

大日本史

六十九

第二百六十三卷 列傳
藤原藤房 藤原俊基 源具行 平成輔 藤原資朝
第二百六十四卷 列傳
藤原師賢 藤原隆資 藤原實世
第二百六十五卷 列傳
源親房

太政官文庫				和書門
一五〇冊	二〇三函	一七〇三號		

内閣文庫			
二五九函	一五〇冊	一七〇三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11703	
冊數		150(69)	
函號		269	21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六十三

列傳第九十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藤原藤房弟李房

藤原俊基

源具行

平成輔

藤原資朝 子邦光

藤原藤房、初名惟房、權大納言宣房之長子、

尊卑分脈事後醍醐帝、任左大辨、歷參議、至中納

言、尋兼左兵衛督、檢非違使、別當、敘正二位、

公卿補任元弘元年、北條高時遣兵將犯京師、護

良親王夜馳人上變、藤房及弟季房、大納言

藤原師賢宿直、帝召與議、藤房曰、事急矣、宜

疾出宮、裝車如婦人所乘、載帝及神器、陽稱

中宮如北山第、出陽明門、北抵三條河原、尊

良親王及公卿數人追至、

尊良據毛利家本天正本太平記增

鏡帝更御肩輿、

○增鏡作御馬

大膳大夫重康藏人

清藤、

二姓人

樂工豐原兼秋、隨身秦久武等昇

之、藤房等皆微服、從赴柰良、遂至笠置、

太平記清

藤據毛利家本天正本太平記

而賊夜襲行宮放火、烟燄四

塞、風雨適甚、諸王公卿迷道相失、唯藤房與

師賢權中納言源具行、

師賢具行據增鏡

扶帝晝伏

夜行、帝步履大艱、三日僅至有王山、

○增鏡作高間

山賊兵深須三郎、

三郎據光

明寺藏書

松井

其索帝而迫近帝謂深須曰汝等何不戴天恩以期私榮深須心欲脫帝而憚松井在後遂擁帝及藤房具行等而去帝御六波羅南方光輝藤房具行及御南方據北條高時縱藤房及左近衛少將源忠顯侍焉二年高時流藤房于常陸三年高時伏誅藤房歸京師時四方已平乃敕權中納言藤原實世論恢復之賞將士爭奉功狀集者數萬率多詐冒軍功實世不能辨別經旬月僅銓定二十餘人

賞賜之尋復以所考濫猥收奪敕藤房代掌其事藤房乃訪察勤惰甄別真偽擬授略備而內特降旨多所恩賜藤房知不可諫謝病不朝帝更以民部卿藤原光經代之光經移問諸將領參驗軍士忠否將欲經奏行下而內旨又以高時邑充供御料大佛貞直邑給寵姬藤原氏北條泰家邑賜護良親王其餘分賜衛府諸司宮闈寺院歌舞雜伎之徒殆無遺地有功將士虛手光經無如之何遷延

徒引歲月、帝恢復之初、方銳意於政事、郁芳門外置決斷所、論理雜訴、天下漸無事、帝以爲無復可憂、遂深居宮中、以聲色自娛、內寵左右、專受請託、蔽塞聰明、以逞其姦、其以巧佞貨賄者、雖窮虜降首、超獲非望、以功勞自居者、多淹滯不達、有司徒充位給唯諾而已、適有所論定、卽內旨多改易、不復由所司、主者不得論執、是以每相爲矛盾、或授一邑者、同時數人、各爭其主、相紛拏、大爲擾動、天下

復思亂矣、

太平記

有作匿名書、歷詆時政者、首

斥綸旨、繆濫、

建武二年記

建武元年、羣臣奏內中

逼窄、百官異司、同局、不合帝王制度、乃命營

建太內、支費甚廣、徵諸國地頭租入二十分

一、而不足也、乃更作鈔鑄錢、以助用度、又起

馬場殿于二條高倉、車駕屢臨、遊宴之次、觀

騎射、以爲樂、出雲守護鹽冶高貞獻千里馬、

骨相異常、旦出本州、暮到京師、帝大悅、養于

左馬寮、呼爲天馬、一日幸馬場殿、問內大臣

藤原公賢曰、天馬之出、未之前聞、屬當朕世、不求而至、其應為何、公賢歷徵故事、以讚時瑞、羣臣稱賀、藤房後至、帝又問之、對曰、臣聞周穆愛八駿而政衰、漢文光武卻千里馬而國昌、二者取舍之蹤、治亂之效、可以見矣、天馬之出於聖朝、臣愚固不足以知其應何在、然竊謂蓋由時多秕政、天將生尤物、以蕩其心者也、何則、方今海內甫定、民瘼未愈、此當執政吐哺、諫臣抗疏、撫卹疾苦、匡救過失之

秋、而百辟庶僚、阿諛取容、姪縱成風、國家安危、置而不問、臣請粗陳其一二、陛下幸察之、嚮者播蕩之日、天下軍士爭先赴義者、其志在於建勲邀賞、以圖榮富、幸屬澄清、人思蒙霈澤、羣集闕下、日造記錄、所決斷所、各上其功狀、其始戶庭殆半為市、懸首喁望、俟恩命下、其陳告書疏、委積成堆、而主者不時決遣、已而賞典所及、非近倖寵臣、則其參佐僚屬、凡有功將士、概遺敘錄、則憤冤缺望、雖既投

狀者、不復待報、相率散歸鄉里、竊歎時政枉濫、怨有司不公者、不知其幾千人也、然人徒視訴者日減、以爲虞芮訟止、無爲所化、何其惑也、謀議之臣、宜行賞頒封、以慰士卒之心、顧盛興不急之功、役造營大內、倍課郡縣賦入、亂後兵農重困、誅求乃至、諸國則國司秉權、使目代賤吏、憑恃其勢、豪奪貞應、以後新建莊園、在廳官人檢非違、使健兒所等、擅張威福、而守護懷失職之歎、如將軍家人之號、

源賴朝以來、相承有年、乃逮聖世、一切罷之、將門士類、降伍編氓、怨讟豈少哉、足利尊氏、新田義貞、楠正成、赤松圓心、名和長年等、同功一體、固無優劣、然圓心一人、褫前所補守護職、僅賜其本領、不知圓心何罪、而陛下遇之如此也、古云、賞當其功、則有忠者進、罰當其罪、則有咎者退、當今之政、不啻賞罰失當、將俾綸旨有翻覆之譏、陛下之政、如斯、而此馬適至、以臣觀之、是殆胎禍階亂、恐非祥瑞、

夫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聖化所覃、何須此物、設有不逞之徒、乘朝綱之弛、作亂輦轂之下、則此馬適足以爲軍國告急之資也、伏願裁玩物之志、而施博濟之仁、帝大不悅、而罷、後屢上言不聽、藤房謂爲臣之道、於我盡矣、是冬、因夜侍帝、諷以比干夷齊事、至曉而退、卽卻還車徒、入北山岩藏爲僧、太平記、是冬、據公卿補任、歷代皇紀、帝大驚、命宣房索之、將再任用、宣房馳入召之、藤房答以和歌、據人召之、以下、天正本、太平

記、宣房乃親馳至岩藏、則藤房旣去矣、及足

利尊氏反、敕遣人乘天馬召新田義貞於尾

張、半道而斃、果如藤房之言、本太平記、○天正

房爲僧、號侃山子、周遊諸州、如土左、船覆而歿、吉野拾遺曰、後村上帝時、有牧童詣藤原

實世門曰、晨往西郊、有僧貌悴、要我致此書、書中有歌、實世覽之、知爲藤房、急入朝、以聞、

詔諸關吏、物色求之、弗得也、脇屋義助自越前詣芳野、言家臣畑時能嘗入鷹巢山、還言

山中逢僧、巖棲艸席、石上安佛經、就問之、僧更質時能名、徐而答曰、貧道安佛經、就問之、僧

不復言、其面肖藤房、義助乃與藤原行實、急詣庵所、僧不復在、石上書歌、行實認其藤房、急

手跡也、遍索竟無所見、按禪林諸祖傳、載妙心寺二祖、授翁宗弼、卽藤房也、今考事迹、藤

房既遁世、不使君父知其所在、豈肯嗣法、關
 山、莅京師、之名利乎、假使莅之、在廷諸臣、孰
 不識其面、此必無之事也、藤房家世蟬聯、至
 今為名族、其家不言有此事、園太曆等實錄、
 皆所不載、近編僧史者、援以為證、蓋誣謬耳、三
 為之說、近編僧史者、援以為證、蓋誣謬耳、三
 據、故今不取、明弟李房、

李房任參議、兼右大辨中宮亮、尊卑分脈、及
 車駕幸笠置、藤原中宮匿野宮側、李房從之、
 尋削髮、出而就逮、房俱從帝於笠置、被虜、蓋
 誤、高時遷之于下野、死于配所、增鏡○太平
 有子曰仲房、官至權大納言、尊卑分脈

藤原俊基、大學頭種範之子、對策及第、任左
 近衛將監、沙納言、木內記、元亨三年、補藏人
 頭、公卿補任以家世業儒、才學優長、特得寵眷、與
 中納言藤原資朝共參與復之謀、以其要劇
 不暇、每思得屏居、以營畫大事、會延曆寺狀
 訴事、俊基故誤讀狀中楞字為慢、眾目笑曰、
 相字以木為目、是亦讀為木邪、俊基為愧色、
 稱疾不朝半歲、竊裝為修驗者、歷游畿內關
 東海西、要害風俗、無不觀悉、○按增鏡曰、俊

溫湯療疾而資朝托事宴遊與俊基等贊畫

且令僧玄慧講書既而事泄北條高時執致

俊基及資朝太平記使吏鞠之且問其為無禮

講俊基曰兵革之事搢紳所不干預至如無

禮講不知亦為何名我儒官有暇招僧玄慧

為文禮講無乃傳聞之誤邪高時以為其言

有理且以朝廷近臣才學優長不拷掠付之

侍所島津家本明年高時釋歸之增鏡本元

弘元年累進右中辨補官及僧文觀忠圓虜

於鎌倉具告朝廷之謀北條高時又使人收

俊基太平記俊基走匿禁中兵士闌入執之增鏡

送鎌倉俊基自知不免至菊川題驛舍柱曰

以珥志倍毛加加流多迷志遠岐玖我波能

於柰志柰我禮珥美遠夜志豆迷牟承久時

中納言藤原宗行於此地為北條氏所害故

云然太平記○按本書以宗行為及明年帝

西幸被殺于葛原岡常樂記○按太平記以

臨死作偈曰古來一句無死無生萬里雲盡

長江水清、適其臣後藤助光齋俊基妻書、自

京師至刑所、流涕訣別、火其屍、葬骨于高野

山、記太平子俊孝、俊業、尊卑分脈女稱辨、内侍善和

歌、歷事後醍醐後村上二朝、吉野拾遺

源具行、從三位師行之子、尊卑分脈公卿補任、文保中

歷右近衛中將、公卿補任後醍醐帝潛邸時、特被

親近、增鏡即位後累官權中納言、敘從二位、公卿

補任帝謀誅北條高時、元弘元年、命具行密調

發兵士、增鏡事敗、車駕出幸奈良、具行追扈至

笠置、增鏡太與僧良忠議、發詔徵諸國兵、太平記

記笠置陷、與大納言藤原師賢、權中納言藤

原藤房、扶帝而逃、北條高時執囚具行、明年

六月、高時命佐佐木高氏殺之於近江柏原、

增鏡太臨死、索硯書偈曰、逍遙生死、四十三

年、山河一革、天地洞然、太平記按本書、四十

推公卿補任從天正本記、

平成輔、殘編光明寺藏書、權中納言惟輔之子、

歷中宮亮、藏人頭、任參議、兼治部卿、彈正大

解進正三位

平氏系圖

帝謀誅北條高時令

成輔等竊糾合義旅

太平記

大判事中原章房

諫之帝懼機事漏密命成輔殺之成輔乃募

刺客刺之

金島津家本今川家本

及幸笠置六

波羅捕成輔

按太平記云成輔及笠置陷就擒今從增鏡光明寺藏書殘編

殺之於相模早河尻

平氏系圖公卿補任相模作

伊豆增鏡

有子曰行輔

平氏系圖

藤原資朝權大納言俊光之子家號日野卑尊

分才學過人帝特優待太平記官歷文章博士

藏人頭右中辨左兵衛督元亨元年任參議

三年敘從三位為檢非違使別當奉敕使鎌

倉還為權中納言

公卿補任

帝密圖興復以資朝

及藏人頭藤原俊基為謀主

太平記嘗裝為修

驗者潛行東國以結兵士

增鏡美濃人土岐賴

貞多治見國長有勇名資朝黃緣得見會賴

貞國長番直京師資朝欲引為同謀而慮不

聽則事泄乃與俊基及太納言藤原師賢中

納言藤原隆資左衛門督藤原實世僧游雅

玄基

作玄源

武人足助重範等數延賴貞國長

深相交驩每會聚皆露髻散髮坐無位次令

婦女二十餘人著單紗衣以行酒名為無禮

講宴語款熟終以計告之賴貞等傾心相謀

又恐外議召僧玄慧說唐韓愈集至赴潮州

詩衆咸曰是不祥之言當今但當講孫吳耳

遂罷之既而事洩北條高時遣人收資朝及

俊基以至鎌倉屬侍所尋流于佐渡太平記居

七年及高時遷帝於隱岐令佐渡守護本間

山城入道殺資朝

公卿補任增鏡常樂記本間山城入道據太平記○

按太平記以資朝被殺為元弘元年資朝嘗

常樂記一說為元德四年未知孰是學佛參禪自稱和翁毛利家本天臨死書偈

曰五蘊假成形四大今歸空將首當白刃截

斷一陣風

太平記○按此偈晉僧肇臨刑偈也本書及金勝院本太平記增鏡

互有異同以其古人初權大納言藤原為兼

偈不注異同於此以謀危北條氏為高時所執遷佐渡資朝遇

之于一條目送而嘆曰大丈夫處世得如斯

足矣羨嗟久之嘗與內大臣藤原實衡上直

會西大寺僧靜然入朝、實衡望見其腰背曲、
僂、眉毛皓然、有起敬之色、資朝曰、彼老僂耳、
何敬之有、他日縹老狗皮毛、悴落者、贈實衡、
曰、此物亦有可敬之資矣、又嘗愛盆樹、多聚
條幹盤屈者、一日適出、避雨于東寺門、見側
有丐兒數人、率多癯殘跛躄之類、資朝以爲
其奇貌異狀可愛也、注視久之、覺其醜穢可
厭、因謂世所謂奇怪、皆物之反其性、而終不
如平易正直之可尚也、吾頃間所愛盆樹、輪

困離詭者、何異於此哉、比還家、悉拔所植而
棄之、蓋其志操卓然、不猥隨世之好惡如此、
徒然三子、朝光、邦光、僧慈俊、尊卑分

邦光、小字阿新、元亨三年、北條高時流資朝
于佐渡、令本間山城入道殺之、邦光年甫十
三、從母匿仁和寺側、聞父死期在近、欲適佐
渡、相見爲訣、母泣止之、邦光陽諾、密與家奴
謀行、母不得已、裝而遣之、西源院本太平記
印本云、母痛止
之、邦光泣曰、我不得行、應其年五月、邦光遂
赴水死、母不得已、遣之、

與奴徒步十餘日、乘商舶到佐渡、詣本間所居、躊躇者久之、適有僧出問之、邦光曰、我資朝子、至自京師、願垂哀恕、使得一見、本間聞之、命僧延待善遇、經日不許之見、吏請資朝出囚室洗沐、資朝知將殺、曰、聞吾兒遠來、不得一見、可悲也、正色不復言、作偈贈邦光曰、天地無定主、日月無定時、舉有三才、彊有三綱、謂之姑夢幻泡影、爰和翁懷屈平之楚思、小回優游、以至今日、為汝一言、秋霜三尺、曾

不埋貞松、士見之、豁開眼睛、洒洒落落、獨立

乾坤之間、咄

偈據毛利家本、天正本太平記、

遂遇害、有僧為

收屍火之、致骨于邦光、邦光慟哭投地曰、使

我徒覩白骨邪、遣奴齎歸葬高野山、乃稱病

淹留、每晝卧、夜出、伺間以圖本間、一夜候風

雨甚、往至其寢、進闕戶隙、本間適不在、本間

子三郎

以三郎為本間子、從天正本、

熟卧燈下、雙刀倚枕、

邦光謂、聞渠下刀大人、是亦父仇、殺之足矣、

欲奪其刀以刺之、恐其有覺、遲疑久之、會飛

蛾羣聚、乃唾破紙障、縱蛾滅燈、因入取太刀、以擬其胸、既而謂睡人猶死屍也、足蹴枕、驚方起、刃已洞腹出背、剗其喉殺之、出而匿竹叢、頃焉守者覺之、爇炬遍索、邦光欲自殺、復謂仇既報矣、徒死無益、不如赴君事濟先志、以兩全忠孝也、出將走、有隍廣二丈許、傍多巨竹、邦光攀之、隨低以達前岸、行逮天明、伏麻田中、追者數十人、呼索而過、迄夜邦光復出行、路遭修驗者、請哀憐救死、修驗者負之

至津、適有商船將發、請而附載、追者方至、船

已離岸、因獲免、到越後、遂還京師、太平高時記

伏誅、邦光出仕、為左兵衛權佐、石清水臨後時祭記

村上帝時、轉左兵衛督、正平五年、奉敕至鎮

西、促宇治惟澄發兵擊敵、阿蘇社文書後為中納

言、太平記十六年、與中納言藤原隆俊及細川

清氏等、討足利義詮克之、尋引還、毛利家本天正本太

平子資茂、尊卑分脈右少辨、新葉和歌集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六十三終

尊卑分脈

事花園帝爲參議兼左大辨超拜權中

納言聽帶劍後醍醐帝卽位兼中宮權大夫

右衛門督彈正尹陞正二位大納言公卿補任帝

圖誅北條高時師賢首預焉既而事洩北條

高時捕權中納言藤原資朝等太平記師賢屏

居北山及高時遣人執僧圓觀右中辨藤原

俊基等朝廷震恐師賢乃復出仕新葉和歌集太平記

高時遣兵將遷帝師賢及權中納言藤原藤

房夜奉帝出禁中至三條河原命師賢著袞

龍衣乘御輿詐爲帝權中納言藤原隆資左

近衛中將藤原爲明源定平翼從適延曆寺

以圖綴賊兵僧徒奉迎衛護甚謹居之西塔

賊兵來攻僧徒拒破之既而議將以本院爲

行宮衆悉來集促駕會風揚輿簾見師賢袞

衣而坐衆皆愕然○增鏡云聞帝實在笠置知見欺衆漸離散相

率而去師賢與隆資等遁如笠置太平記笠置

陷與藤房源具行扶帝出奔路相失就虜增鏡

雍髮號素貞公卿補任○太平記云明年夏

高時流之于下總、囚千葉貞胤家、增鏡、太平記、太師

賢少好學、不以榮辱經心、其在配所、每想及

君、未嘗不歔歔流涕、自誦曰、主憂則臣辱、主

辱則臣死、今日何時、殖醢輶裂、非所患也、太平記

記時時諷詠自遣、新葉和歌集是冬病薨、常樂記、太平記

年三十二、公卿補任贈太政大臣、謚曰文貞、新葉和歌

集二子家賢、信賢、尊卑分脈家賢事後醍醐帝為

侍從、尋事光明院為參議、公卿補任正平六年詣

行在、太平記尋復仕崇光院、後光嚴院為權中

納言、公卿補任至二十一年再詣行在、為大納言、

歷內大臣、右近衛大將、是年薨、號妙光寺三

子長親、長賢、僧元要、新葉和歌集長親有文學、事

親而孝、弱冠丁父憂、行三年喪、哀毀過禮、服

未闋、後村上帝崩、賜素服、託和歌言懷辭氣

淒愴、時人傳誦之、耕雲口傳、新葉和歌集後任中納言、

兼文章博士、陞大納言、右近衛大將、新葉和歌集

剃髮法名明魏、號耕雲山人、古本仙源鈔跋住南禪

寺、禪栖院、學和歌於宗良親王、深得師法、與

撰新葉和歌集、所著有耕雲口傳、耕雲口傳又曉

音律、旁通韻學、著片假字反切義解、本書長

賢爲權中納言、元要入明求法、新葉和歌集信賢

官內大臣、常樂記一女亦善和歌、新葉和歌集

藤原隆資、左近衛中將隆實之子也、家稱四

條、尊卑分脈隆實早卒、祖父權太納言隆顯養爲

子、任權中納言、爲檢非違使別當、參取公卿補任、尊卑

分脈北條高時構逆、帝潛出關避之、隆資追及

三條河原、增鏡、三條河原據太平記從大納言藤原師賢

律延曆寺、事敗赴笠置、太平記笠置陷、爲僧逃

匿、事平還京師、詔蓄髮復官、參取增鏡、公卿補任延元

元年、足利尊氏再犯關、隆資從幸延曆寺、將

兵出陣男山、與新田義貞等、刻期夾攻尊氏、

約舉火爲號、會白河民家失火、隆資望煙以

謂官兵、旣入京師、乃率三千餘人、進攻東寺、

與高師直戰、敗之、士卒奮進、放火燒樓櫓、敵

兵力拒、隆資敗退、義貞繼至、亦大敗、帝從尊

氏請、還幸京師、隆資走紀伊、後詣吉野、及帝

崩、與權大納言藤原實世輔佐幼主、專決庶務、先是、脇屋義助經略北國、戰敗、間行詣吉野、帝慰諭、殊加寵異、實世於稠坐言曰、義助敗績、無所措躬、而後奔投朝廷、乃厚賞獎、豈與平維盛敗歸、卻進位級異哉、隆資曰、彼之敗、固雖天未祐王室、抑亦朝廷處置失宜之所致、不得獨歸咎于彼也、古之命將、禮之甚重、其在軍也、事不從中制、專任責成、俾三軍之士、唯將令之聽、故能得克敵平國也、乃

者北國之役、軍士每有所訴、不須將之指揮、直取朝裁、而行在侍從之臣、微勞必酬、唯恐不及、軍供告乏、不復暇給、甚則近臣指請北軍戰勝之地、隨請隨予、使將權日輕、士心日驕、是皆取敗之道、而非戰之罪也、天意昭鑒、前失、殊因其朝而勞之、昔者秦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襲鄭、爲晉所敗、秦穆自引咎不問三子、由是觀之、朝廷處義助、允合時宜、豈可與維盛事同日而論哉、實世默然、正平三年

楠正行拒高師直于四條畷隆資將兵三千

三千據北條家本南都本天正本太平記陣飯盛山以縻敵軍既

而正行戰死師直襲行在隆資奉帝避之賀

名生太平記敘從一位拜太納言公卿補任七尊卑分脈

年從幸男山官軍不利帝御馬乘夜南歸敵

兵追急隆資返戰死之太平記贈左大臣新葉和歌

集李六子隆量隆章隆任隆俊隆保尊卑分脈有

資太平記隆量左近衛少將元弘之亂被害隆

章左近衛少將屬護良親王戰死尊卑分脈有資

任近衛少將為伊豫國司與大館氏明控制

四國官軍大振國中敵將皆弃城而遁太平記○

按本書是後氏明戰死城陷蓋有資亦死也然今無所考

隆俊任近衛少將太平記○正平中為中納

言園太曆尋任大納言園太曆八年起兵于紀

伊熊野八莊司咸來屬攻守護其敗之園太曆

乃統諸將兵會山名時氏收復京師足利義

詮以後光嚴院東走尋大集兵返擊時氏退

歸伯耆隆俊亦以諸軍退園太曆十年又與

時氏帥諸將攻義詮于神南、不利、退還、十五

年、義詮率畠山國清兵來攻、隆俊以三千人

陣、最初峯、與楠正儀相控援、畠山義深以三

萬餘人來攻、軍將伊勢守鹽谷某

○北條家本

作伊賀守、西源院本作中務、

引兵佯退陣、龍門山、敵悉軍

追之、至險隘、士卒如束、鹽谷令軍士乘高亂

射、躬自先衆督戰、敵軍潰走三十餘町、器械

載路、鹽谷乘勢長驅、馬傷顛墜岸下、爲敵所

殺、畠山義熙又以七千人來攻、會湯川莊司

某及大和守越知某

大和守據毛利家本

竝叛出降、隆

俊走保阿瀨河城、十六年與細川清氏攻義

詮克之、尋引還

太平記

後爲內大臣、

新葉和歌集

及

敵迫天野行宮、與和田正武等協力拒之、

朽木

文

文中二年率兵夜襲敵營、不克死之、帝遂

還幸吉野

院參取花營三代記、後深心院關白記、鳩嶺雜事記

隆俊勤

王有勞、常以恢復爲意、嘗值住吉行在、有和

歌會、隆俊探題得寄弓矢懷、爲歌曰、幾美我

多米、和我登理幾都留、阿豆左由美、毛登農

美夜古倍、加倍左裝良米夜、

新葉和歌集

藤原實世、太政大臣公賢之子也、嘉曆元德

間、歷參議、至權中、納言、兼左衛門督、檢非違

使、別當、授正三位、

尊卑分脈、園太曆、公卿補任、

及帝幸奈

良、北條仲時、北條時益、執實世、

公卿補任、增鏡、○太平記

執實世爲笠、置囚於小田貞知家、

光明寺藏書殘編

光嚴院、命削其官、

增鏡

尋縱還、繫於公賢家、

公卿

補任、尊卑分脈、

及乘輿還京、實世出迎於播磨、

書寫山行

幸復其官、

公卿補任、尊卑分脈、

奉敕論恢復將士

力、太平

記事詳藤原藤房傳、建武元年、兼東宮權大

夫太學頭、

公卿補任

二年、從大智院宮忠房親王

東征、足利尊氏、明年軍還、將兵二萬餘人、與

鎮守府太將軍源顯家等、討尊氏於京師、走

之、

太平記

以功進正二位、

公卿補任、尊卑分脈、園太曆

尋兼

尾張守、

公卿補任

尊氏再犯京師、實世從幸、延曆

寺、又將兵與權大納言藤原師基、討尊氏、敗

還、會帝聽尊氏和、將歸京師、實世急遣使告

狀、新田義貞、義貞奏論切至、帝慰諭以皇太

子屬義貞

太平記

敕實世輔焉

神皇正統記

即從赴

越前居金崎城遂與義貞保杣山城

太平記

後

至吉野

公卿補任

拜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

補任尊卑分

後村上帝即位年尚幼實世與

權中納言藤原隆資參決機務足利直義乞

降下議廷臣實世建言車駕播越百僚流離

十餘年於今皆彼兇豎所爲今爲其僕所圖

窮迫乞命蓋欲藉天威以快私讎耳宜乘機

誅殺以絕後患左大臣師基等以爲直義歸

降宇內統一之期至矣帝遂納之直義尋復

叛

太平記

後任左大臣

尊卑分脈

遷從一位正

平十三年八月病薨年五十一

公卿補任

子公行

園太曆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六十四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六十五

列傳第九十二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源親房

子顯信

顯能

族顯時

源親房具平親王之後權大納言師重之子

也家稱北畠或中院

尊卑分脈北畠系圖

永仁延慶間

累進敘從四位下歷右近衛中將左少辨任

參議元應元年為中納言、敘正二位、兼淳和

獎學兩院別當、元亨三年陞大納言、公卿補任為

世良親王傳、增鏡元德二年世良薨、親房悼甚、

因剃髮、增鏡號宗玄、公卿補任親房歷事五朝、

素有時望、其罷官退居、僉謂朝家為悴、增鏡歷事

五朝、據公卿補任元弘三年車駕還自隱岐、親房復

出仕、太平記因授從一位、園太曆元弘日記、

準大臣、尊卑分脈曰、南朝敕準大臣、則其有是授、

時知、而不在隱岐、何得有是授、姑係于此、以俟

後冬、親房子顯家為陸奥守、奉義良親王出

鎮陸奥、出羽、神皇正統記、親房輔之、梅松論後

還京師、關城書結城文書、○梅松論曰、延元

還京師、關城書曰、親房還京之後、顯家及足

利尊氏討北條時行、或告其懷異志、帝始疑

尊氏將誅之、親房與中納言藤原公明諫曰、

尊氏功大而罪未著、不可遽加顯誅也、請姑

察其動靜、帝從之、欲遣使詰問、使未發而尊

氏遂反、太平記○按異本太平記或不載、延

元元年尊氏犯京師、親房從駕延曆寺、既而

帝納尊氏降還京師、公卿將士不欲屬尊氏、

往往走諸國、親房乃走伊勢、金勝院本三年

顯家戰死安部野、結城宗廣奏請重遣親王

鎮陸奥、詔以親房子顯信為陸奥介鎮守府

大將軍、奉義良親王往鎮、親房又為之輔、宗

廣等從焉、參取神皇正統記、元弘日記裏書、太平記海上遇大風、

與親王及顯信相失、親房船漂至常陸東條

浦、參取神皇正統記、金勝院本乃據阿波崎神宮

寺二城、敵兵來攻、二城尋陷、烟田文書親房奔依

小田治久于小田城、結城文書令宮内大輔伊達

行朝據伊佐城、參取關城書、結城文書遣近衛少將藤

原實寬于下總守駒城、鶴岡社務記招緝東北諸

國、神皇正統記、結城文書親王及顯信還至伊勢、會帝

崩、親王即位、是為後村上帝、神皇正統記、太平記時帝

猶幼冲、不能親政事、親房遙奏、令權大納言

藤原實世權中納言藤原隆資總括機務、帝

從之、太平記四年冬、高師冬率兵來圍駒城、分

兵攻小田城

參取鶴岡社務記、結城文書、保曆間記

興國元年

夏師冬陷駒城擒藤原實寬既而官軍復起

攻復駒城乘勝拔敵數城師冬火營而逃

參取

鶴岡社務記、結城文書、元弘日記裏書

是歲顯信至陸奥鎮所

結城文書、元弘日記裏書明年親房迎陸良親王于小田

城奉之陸良者護良親王之子而親房妹之

所生也

阿蘇社文書、親房妹所生據保曆間記

夏高師冬再率

大兵來攻小田城築寨寶篋山上相逼

結城文書

別府文書、親房出兵擊而敗之請援于陸奥

結城親朝親朝宗廣子也宗廣死親朝竊通

謀於足利尊氏以故不時遣援

結城文書相持數

月治久亦叛降于師冬

結城文書、鶴岡社務記、別府文書

親

房乃退保關城源顯時奔下妻保大寶城

結城

文書關城民部少輔關宗祐之所守也

結城系圖、結城

文書、關城書師冬引兵屯于兩城間親房顯時出

擊敗之敵更築長圍為持久之計親房數請

援於親朝手書懇到曉諭百端親朝不果城

中益困

結城文書

明年春又贈書曰去夏與賊相

持小田城、守拒良苦、所仰惟在貴境之兵、飛檄連乞、前得報書、聽出兵相救、竚至仲冬、而治久畏懦、遂叛附于賊、移動之後、又亘三月、前後九月、未見一人相援也、形勢益蹙、卒伍益減、窘可知矣、方今坂東官軍所保、下妻眞壁中郡西明寺伊佐關六城耳、而關城宗祐竭力防禦、守備粗全、而賊圍已久、漕驛路絕、不得白晝出行、兵罷糧乏、賣馬鬻甲、以過旦夕、炊骨易子之患、復將至也、下妻則主將幼

冲、其下爭權、顯時朝臣奉陸良親王、撫馭士卒、雖畧安戢、然浮言不已、亂遂將內發、眞壁則法超雖躬勵志節、而舉族離貳、或潛通于賊、

按法超眞壁城守將之名、而其姓缺、蓋常陸平氏之族、眞壁氏也、中郡顯

時朝臣僅分差部下守之、兵已單弱、加之儲蓄日匱、不可恃焉、西明寺地勢隔絕、消息不通、以上五城、危如燕巢幕、唯伊佐以行朝朝臣忠義不撓、可以保堅守、然本城下妻失守、則恐孤城勢難支也、足下向以兵寡難出征

爲辭、故累書云、足下若不能親至、則觀兵于國界、亦足以張聲援也、而猶不見聽、軍情爭得不困沮邪、夫戰危事、變在呼吸、援之不時及、則兵雖多、何爲哉、況賊屯兵于府踰年、力竭糧乏、更過旬月、城兵悉爲肆中枯魚矣、當此時、注以江海水、亦何所益也、往者贈一位、在鎮之日、聞賊發投袂而起、見兵無幾、疾驅赴難、踐千里而建大功、及再入援也、則人懷危疑、道值梗塞、敗于國府、危于靈山、遂乃轉

鬪抵畿內、如其倉卒喪命、天實使然、非戰之罪也、忠孝之道、卽無憾矣、由此觀之、兵之發不發、在志之至不至、足下儻能奮然分部兵以見赴、則伊達以西郡縣、豈無響應者邪、今日事勢急如星火、某所願瞬息之頃、不喪所持、以餘命報先皇也、大義著心、死而後休、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恐再信難續、敢盡言之、夫我國者、天祖經始之地、日神統領之州、聖聖相承、所歷九十五代、誓

及無窮、不容違越、凡圖不軌者、不旋踵而殄滅、尊氏何爲者、罪惡貫盈、未之前聞、而盜據中原已七年矣、何幸也、在昔逆臣如平將門、六年而滅、安陪貞任十二年而夷、則彼之顛擠、天將有待而發也、自古大姦宄徒、所以能得保首領於歲月之間、誠以其智勇有過衆也、彼則非有偉度遠略、可以庇其子孫、而家奴師直憑藉虎威、陵轢世家將種、跡其兇虐、浮乎前日高時之事也、所謂世家本皆主臣、

保元平治以來、降隸源平之家、承烈之後、又降屬陪臣北條氏、覩爾家譜、豈不心愧、方今遭逢聖運再興、不啻本頽如舊、親承綸言、錫朝爵、際會如此、乃貪利愛死、同逆屈節、可謂文武之道掃地矣、復何面目見祖先於地下哉、足下曩祖秀卿朝臣夙著勲于國、後世子孫屹爲名流、如平清盛源賴朝論門閥、豈遽出其右邪、及其奉王命、指麾將帥、反頻首服事之、雖勢不得已、是豈其所樂、是以上野介

朝臣圖賴一統以振家聲忠慨中發推誠上
下使人至今不能忘也親光朝臣相續死節
足下父子爲其嫡流當繼前志昭耀後昆而
更懷依違觀望之計乃祖各神其將怒且罰
也近者所在小大羣集浮議或曰宜堅守城
壁歛鋒養力察天下形勢若傅氏得勝及時
降附門戶可保或曰設使關東諸城失守據
奧州之險足以延歲月窺賊之失利徐起而
圖其後大功可成也或曰興廢之際有命存

焉宜熟慮得失須時而動也如贈一位忠節
雖大勲業不遂覆轍在近可以鑒焉想足下
亦豈惑此說乎雖僕親故亦或持此議以危
予所爲而況於其他踈遠人士乎是固不足
介意然有害于大義不得不辨也予家出自
皇族世遭昇平所習朝儀典章至於邊遠兵
革之事素所不諳宜乎其處置乖方不足服
人也顧身爲前朝遺老奉今上于間關受顧
命于彌留方據孤城以控八州恐一旦隕命

四方解體、賊又乘時、侵寇興州、忠義惡得不潰叛、且三位中將出鎮三年、未能建功、資性淺劣、傍無輔翼、而衆情反仄、危疑之甚、如抱薪而寢于火上也、親房死後、可與濟事者誰、今日足下有異圖、則已矣、欲全忠貞、豈無遠慮、昊天爰臨、鬼神有靈、惟爲天下言、非敢愛餘命也、書關城親朝又辭以兵寡、親房遣僧宣宗、往命顯信來救、且諭親朝、發其子弟從之、親朝不聽、結城文書四年夏、敵將結城直朝率其

徒、先衆進攻、親房出兵擊之、斬直朝、餘衆散

去、結城文書高師冬更令士卒運草填濠、又

募礦夫鑿地、俄而土崩、夫皆壓死、敵又樹重

柵於城下、城兵出爭之、悉拔其柵、敵不敢近、

既而親朝遂叛降足利氏、結城文書親房棄城走

歸吉野、結城文書別府文書、正平五年、足利直義

因楠正儀上書謝罪、請歸順、廷議不決、親房

言以權宜納之、暫收其功、帝從其言、太平記因楠正

儀據吉野、儀書案明年直義變約不順朝制、帝乃命

親房修書賜直義詰其負約直義亦上書辨
之其書以帝宜還京師以國政委武家為辭
參取房玄法印楠正儀以為宜許其所請親
房固執不可議遂不就房玄法是年敕准三
宮太平記園太聽輦入宮太平記○按本書
為准三宮者有平清盛彼以國母之父而帝
之外祖之故耳親房准三宮實希代之例矣
今據房玄法印記園太曆等考之長慶帝者
後村上帝之長子以正平五年生六年著袴
而為皇太子無何帝有讓位於皇太子之志
而不果也蓋長慶帝者即女御源氏之所生
乎然則親房以皇太子外祖特有此授耳且
乎歷相符實以有其事然而未得明證姑註

于此備考

七年帝御男山遣兵討走足利義詮

乃使親房及子顯能先入京師總決諸事太平

記九年薨于賀名生常樂所著有職原鈔古

今集註據休東家秘傳元元集二十一社記

等仁和寺書籍世以其博洽與藤原宣房源

定房併稱為後三房卧雲日嘗讀宋人司馬

光資治通鑑於大義有所見尺素方帝即位

行在親房深嘆中興不終皇統垂絕乃推本

皇祖建國之意著神皇正統記上起于神代

終于興國初、揭皇統於己微、以明神器之有

歸、其明微扶正、誠有合于春秋遺旨云、神皇正統

記子曰顯家、顯信、顯能、顯雄、尊卑分脈、北畠系圖、一女

某入後村上宮為女御、太平記、顯家自有傳、

從子顯統、家房、尊卑分脈、顯統正平初任左中辨、

兼左近衛少將、顯統本職、後龜山帝朝、任春宮

大夫、南朝五百番歌合、至內大臣、新集、家房任近

衛少將、○左右、稱冷泉少將、建武末為陸奥

評定衆、從顯家之鎮、建武、其後從西征及高

師直圍顯信于男山、家房與左近衛少將源

持定率兵赴援、元弘、尋卒、結城文書、○按

四月狀、稱故冷泉羽林、即家房援顯信之明

年也、據此家房蓋死于男山役、然無所考、

顯信任左近衛少將、神皇正統記、稱春日少將、北畠

系圖、太平記、延元元年、帝在華山院、顯信起兵伊

勢、竊奏請圖興復、大江景繁亦以扈駕將士

逃、還舉義為言、帝乃潛幸吉野、參取保曆間

三年春、從兄顯家與土岐賴遠戰于青野原

破之、顯家進陣堺浦、顯信據男山、高師直攻

殺顯家遂圍顯信

太平記

左近衛少將源持定

等來援顯信出擊師直有利

元弘日記裏書

相持數

月、太平記帝遣兵救之

院家雜文

且救新田義貞

令速赴援義貞先令義助上途師直患之遣

間火山上神祠城中騷擾敵與衆之競登將

破柵城兵松山九郎多力而怯股慄不能戰

高木十郎按刀瞋目曰城將陷矣汝不能出

鬪我寧交刺死耳松山乃起抱巨石亂投

餘敵潰敗墜崖谷城因得不陷時人曰松山

雖有力高木實用之

太平記

然資糧既燒盡山

下援兵亦皆敗走糧道絕矣義助聞男山火

疑城既陷不進兵顯信遂棄城走河內

太平記參

取院家雜文

尋轉近衛中將

○左右未詳

敘從三位

兼陸奥介鎮守府大將軍

神皇正統記結城文書

與親

房奉義良親王往鎮陸奥總督東國官軍會

海風暴發顯信與義良親王船漂到伊勢篠

島親王遂還行在

神皇正統記太平記元弘日記裏書新葉和歌集

帝崩後村上帝宣遺敕于顯信圖恢復

太平記

興國元年之鎮居白河城

元弘日記裏

明年

攻石塔義房城拔之

阿蘇社文書

及親房保關城

遣使命顯信率結城親朝子弟來救親朝擁

之不遣

結城文書

四年關城陷親房西走

結城文書別府

文顯信奉宇津峯宮

○按結城文書宇津峯或作埋峯親王名缺且

未詳其

留居陸奥守靈山宇津峯二城正平

二年結城顯朝相馬親胤等來攻顯信敗走

參取結城文書相馬家傳

六年又奉宇津峯宮起兵伊達

飛驒前司田村莊司等來屬乃進攻國府與

敵將吉良貞家戰于倉本河廣瀨河等之處

相馬文書

既而尊氏歸順之報至因罷兵明年吉

良貞家率結城相馬等兵來攻

結城文書顯相馬家傳

信失利退保宇津峯城敵又來逼顯信與宇

津峯宮俱棄城而逃

參取相馬家傳國魂文書

後還吉野

正平中爲中納言從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

討少貳賴尚于筑前大原戰沒

參取北畠系圖太平記○

櫻雲記爲信親事未知何據

子信親守親親統

尊卑分脈北畠系圖

守親任大納言爲陸奥國司

新葉和歌集

子親能

尊卑分脈、其子孫在陸奥出羽者、稱波岡氏、

襲國司號、關城書裏書

顯能、或曰源貞平之子、親房子養之、北畠從

義良親王赴陸奥、遭風還伊勢、吉野拾遺任中納

言、吉野拾遺、祇園執行日記為伊勢國司、太平記、北畠系圖正平

六年兼右近衛大將、園太曆七年春率伊賀伊

勢兵三千餘、至四天王寺行營、與和田正忠

楠正儀分道討足利義詮、遂復京師、太平記以

崇光院至男山行宮、太平記、祇園執行日記從親房入

京師、參決諸務、既而義詮大兵來逼、顯能退

守淀、又退保男山、太平記義詮兵犯行營、顯能

防戰園殿口、敵火民屋、煙焰四蔽、顯能不能

戰而退、園太曆、太平記遂從駕歸吉野、祇園執行日記尋還

伊勢、土岐賴康圍仁木義長于長野城、顯能

屢出兵擊之、太平記、司顯信、按本書誤作伊勢國

當時為伊勢國司者後任右大臣、敘從一位、

準三宮、薨、北畠系圖、按諸書失顯能薨年二子曰顯俊顯

泰、竝任權大納言、顯泰之子滿雅、任大納言、

爲國司、正長元年奉後龜山帝皇子小倉宮

起兵伊勢、與世保持賴戰敗死、椿葉記、北畠顯

能孫子繁行、世襲伊勢國司、南伊勢五郡大

和宇多郡紀伊熊野、皆受制國司、養兵一萬

六千人、所謂木造田丸大河内坂内岩内藤

方大阪阿坂波瀨八下諸氏皆其族也、北畠

親房族顯時顯國、

顯時顯國、竝不知於親房其親疎如何、○按

分脈持定子有顯時、然推持定顯時、年齒與履歷考之、決非父子、故不取、延元中

任近衛中將

結城文書、常陸吉田藥院文書、○左右未詳

從親房

于小田城、攻拔中郡城、遣部下兵守之、小田

城陷、顯時奉陸良親王走下妻、保大寶城、結城

文書、關城書、高師冬別將三戶師親進逼城南、顯

時率兵出擊、殺傷居多、結城文書、關城大寶城相

繼陷、顯時走歸吉野、別府文書、正平中任大

納言、與顯信同戰没于大原、稱春日大納言、

太平記、天正本太平記、

顯國任侍從、稱春日侍從、從顯家之陸奥鎮、

延元二年顯家西上、取道於下野、別遣顯國

自常陸進、小田治久來屬、佐竹義春出兵遮

路、顯國擊卻之、煙田文書乃與治久及楠正家等

俱進、會顯家于路、今川記顯家戰死、顯國復從

親房至常陸、親房之西走、顯國獨留匿于小

田城側、明年再起兵、據馴馬城、國兵穴戶某

等來攻、顯國敗走、鶴岡社務記更轉襲大寶城、放

火於民屋、敵衆盡敗死、顯國乃據大寶城、鶴岡社務記

田藥王院文書明日結城直光率其徒來攻、

乘夜襲城、城陷、顯國及姪右兵衛佐爲敵所

擒、遂遭害、鶴岡社務記親房歸吉野之後、官軍

在東國者、顯國一人耳、及其敗死、關東悉爲

敵有云、斟酌諸書大意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六十五終

大日本史卷之四百六十五 野別遣國
自常陸進小田治久來屬佐竹義春出大進
路顯國擊卻之乃與常久及柳正家等
俱進會顯家手路顯家戰死顯國復從
親房至常陸親房之西走顯國獨留世平小
幡休之書大漢顯國之兵庫顯國之兵與義春
并來國顯國之人車及其物顯國來義春
顯國之兵庫顯國之兵與義春并來國
顯國之兵庫顯國之兵與義春并來國
顯國之兵庫顯國之兵與義春并來國

